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儉嗇

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清儉，一熊皮障泥，數年不易。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，曰：智入崔浩，廉若道生。宋武帝狎侮群臣，各有稱目。多鬚者謂之羊顏，師伯缺齒謂之齷，劉秀之儉吝，呼為老慳。

梁王筠為臨海太守，在郡侵刻，還，資有芒屨兩舫，家累千金。性儉嗇，外服粗敝，所乘牛常飼以青草。及遇亂，為盜所攻，墜井卒。家人十三口同遇害。棄屍空井中。

王琨儉於用財，設酒不過兩碗，輒云：此酒難遇。鹽豉薑桂之屬，並掛屏風，酒漿悉置牀下。內外有求，琨手自賦之。

梁到溉性率儉，不好聲色，虛室單牀，旁無姬侍。冠履十年一易，朝服或至穿補，傳呼清路，示有朝章而已。

齊高帝鎮東府，虞玩之為少府，猶躡屐造席。高帝取屐視之，訛黑斜銳齒斷以芒接之，問曰：卿此履已幾載？玩之曰：初釋褐拜征北，行佐買之，著已三十年矣。

宋庾杲之清貧自業，食惟有韭菹韭茹生韭。任昉常戲之曰：誰謂庾郎貧，食常有二十七種。

魏李崇家富而儉，食常無肉，止有韭茹韭菹。其客李元祐曰：李令公一食十八種。人問其故，元祐曰：二韭十八。

梁沈眾性吝嗇，財帛億計，無所分遺，自奉甚薄。每朝會，衣裳中裂，或自提冠履。起為工部尚書，監起太極殿，常臥布袍芒屨，以麻繩為帶，又囊麥飯，饑則啖之。朝士共誚其所為。

梁朱異，四方饋遺，財貨充積，性吝嗇，未嘗有所散施。廚下珍羞常腐爛，每月常棄數十車。雖諸子別房，亦不分贍。

梁陰子春雖無他才，而臨人以廉潔稱。閨門混雜，而身服垢。汗腳數年一洗，言每洗則失財敗事。

北齊封述厚積財產，一無分饋。雖親友貧病，亦絕拯濟。朝野鄙之。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，大輸娉財。及將成禮猶競，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，打像為誓。士元笑曰：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使用？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，述又經府訴，云送驪乃嫌腳跛，許田則云咸薄，銅器又嫌古廢。皆緣吝嗇，致此糾紛。

北齊庫狄伏連鄙吝，其妻病，以百錢買藥，每自恨之。家百餘口，盛夏人料倉米二升，不給鹽菜，常有饑色。冬至日親表稱賀，其妻為設豆餅，問豆從來，云於馬豆中分減。伏連大怒，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。積年賜物藏在別庫，遣一婢專掌管鑰。每人庫檢閱，必語妻子：此官物，不可輒用。至死惟著敝褲，而積絹至二萬匹。被誅藉沒，並歸天府。

唐王圭通貴漸久，而不營私廟，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，為法司所劾。太宗優容，弗之譴也。因為立廟，以愧其心。圭既儉不中禮，時論少之。

徐岱吝嗇頗甚，倉庫管鑰皆自執掌，獲譏於時。文宗大和三年，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。帝性儉素，不喜華侈。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，帝謂之曰：比慕卿門地清素，以之選尚。如此巾服，從他諸戚為之，惟卿非所宜也。

後唐李克修為昭義節度使，武皇撫封於上黨。克修性儉嗇，不事華侈，供帳饗膳，品數簡陋。武皇怒其菲薄，笞而詬之，克修慚憤，發疾卒。

石晉袁正辭善治生，雖承父舊基，亦自能營構，故家益富。嘗於積鏹之室有吼聲聞於外，人勸其散施以穰災。正辭曰：此必喝其同輩，宜更增之。其庸暗多此類也。

石晉陳保極性鄙吝，所得利祿，未嘗奉身，但蔬食而已。每與人弈棋，敗則手亂其局，蓋懼所賭金錢，不欲償也。及卒，室無妻兒，惟貯白金十錠，為他人所有。

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，無令譽可稱，惟以聚斂為事。性又鄙吝，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。有從事欲求謁見者，思覽札而怒曰：必是來獵酒也。命典客者飲而遣之。其鄙吝如此。

江南李升性節儉，常躡蒲屨，鬻頰用鐵盞。暑則寢於青葛。雖左右使令，惟老丑宮人，服飾粗略。

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，而性吝。雖妻子不之委，常自繫眾鑰於衣下，而行如環佩。郭威入京師，允匿於佛殿藻井之上，登者浸多，板壞而墜。軍士掠其衣，遂以凍卒。

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，令刻石置陵前，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。遺令用紙衣瓦棺，嗣天子不敢違也。